《育 達 科 大 學 報》
第 48 期，民國 109 年 6 月，第 1-16 頁
Yu Da Academic Journal
Vol. 48, June 2020, pp 1-16.

金庸《碧血劍》人倫敘事之情感大義

劉晉隆 *

摘要

小說之主題意識，是小說的主旨所在，是小說的靈魂，也是文本所呈現給讀者的精神提要，文本一切的內在，如情節、人物、語言 …… 等，都是透過文本呈現的主題所鋪陳，讀者接收它、思索它，因此，在解析一部文本前，必須先瞭解文本呈現的主題要點，瞭解小說主題意識後，才較深入的把握文本其餘部分。

金庸《碧血劍》是其得力的著作之一，不論是敘事結構，出場人物或人性的針貶都各具特色，發人深省，集文學、藝術、傳奇、趣味於一體，表現了作者塑造人物、組織情節、運用語言的高度技巧。書中的人物各具特色，情節變化無窮，敘述清晰流暢，這部小說所表現的藝術性，達到了登峰造極之境，不但是武俠小說的瑰寶，也是當代小說文學的優秀作品。《碧血劍》小說主題豐富深刻，包含對國仇家恨的痛心疾首與異族入侵的反抗，師徒與兩性之間情感的激勵與糾結，特別是主角人物往往陷於兩難，難以抉擇，自始自終陷於矛盾，不知情感歸屬何處？「正」與「邪」往往在一念之間難以區隔，如何區辨？有志難伸大嘆不如歸去的悲憤之情等，值得細細品味探究。因此，本論文取決《碧血劍》中的主題意識作為研究面向，進而引申為「人倫情感：表呈大義之論述基礎」與「人倫大義：寄託文化之核心精神」兩大精要之處進行探討。

關鍵字：金庸、武俠小說、碧血劍、敘事大義

* 台北市立大學中國語文學系博士生

The Emotional Implication of Jin Yong's "Blood Sword"

Jin-long Liou *

Abstract

The theme consciousness of the novel is the main theme of the novel, the soul of the novel, and the spiritual summary that the text presents to the reader. The inner content of the text, such as the plot, characters, language , etc., is laid out through the theme of the text. The reader receives it and thinks about it. Therefore, before parsing a text, you must first understand the main points of the text presentation, and understand the theme of the novel before you grasp the rest of the text.

Jin Yong's "Sword" is one of the effective writings, whether narrative structure, character appearances banished humanity or needles are distinctive, thought-provoking collection of literature, art, legends, interesting in one, showing the author shaping the character, organization The plot, the high skill of using the language. The characters in the book have their own characteristics, the plot changes infinitely, and the narrative is clear and fluent. The artistic expression of this novel has reached the peak of the peak, not only the gems of martial arts novels, but also the outstanding works of contemporary fiction literature. "Sword" rich and profound novel theme, contains bitter revolt against the alien invasion of the country enemies hate, motivation and emotional tangle between mentoring and gender, especially the protagonist characters are often caught in a dilemma, a dilemma From the beginning to the end, I am caught in a contradiction. I don’t know where the emotion belongs. "Positive" and "evil" are often difficult to distinguish between thoughts. How to distinguish between them? Aspiring difficult stretch better to return a large sigh of anger and anguish, etc., it is worth exploring savor. Therefore, this thesis depends on the theme consciousness in "Blood Sword" as the research orientation,furthermore ,it is extended to explore the two essential points of "the human emotions: the basis of the discussion of the righteousness " and the "the core of the humanity: the core spirit of the culture" .

Keywords: Jin Yong, martial arts novels, blood-swords, narrative

---

* PhD student in Chinese language department of Taipei City University

壹、前言

所謂主題是「表達作者觀點或見解的基本思想，這個思想顯得相當抽象，可是經由文學作品而能有具體表現。」[1] 意即主題是作者藉由文學作品所傳達的意見與看法。然而，小說表現的是具體的脈絡，而非抽象的理念。因此，小說中的主題，並不是由作者直接敘說出來，而是透過情節的鋪陳與人物的對話進行呈現而來。一部優秀的小說，不僅依賴生動的人物張力，和曲折的情節吸引讀者，更重要的是，其能夠開啟讀者思考如何對待人生。對於文學與主題，金庸曾經表達以下的看法：

> 每個人對文學都有一己的看法，以我個人而言，我認為文學主要是表達人的感情。文學不是用來講道理的，如果能夠生動地表現出人的感情，那就是好的文學。我不贊成用「主題」來評斷一部作品。主題的正確與否，並不是文學的功能，如果要表現某一個特定的主題，寫一篇理論性文章會更好、更直接。[2]

由此可知，金庸贊成文學是以表達人的感情為主。不過，他卻也說明了，不贊成以主題做為評價作品好壞的依據，而小說正是描寫人生，表現人生，啟示人生，甚至是創造人生的，即使作者從未刻意利用他的文字，做為表現某種主題思想的工具，但在設計作品的人物、情節與對話之際，勢必會明白表示抑或是含蓄隱微的暗示出他對人生的思考。因此，人們可以從小說中發現某種觀念或學說，藉由小說創作的藝術形式表現出作家的思想與人生觀。

小說家藉由語言的情感色彩、人物的塑造以及情節主線的發展等，多方面的表達自己的思想，也因為小說中的人物形象是作家生活態度的形象體現，故而情節的矛盾如何發展、如何解決，亦都能體現出作者的看法。對於小說中的人物，作者也會表達出褒貶傾向與情感色彩。誠如王常新所言「人物、情節，都要為表現主旨而服務。」[3] 因此，本文乃是依據這樣的原則，將《碧血劍》呈現的主題輪廓，分為「人倫情感：表呈大義之論述基礎」與「人倫大義：寄託文化之核心精神」兩大小說精要之處進行論述，以期對作品有一番更深刻、更確切的掌握。

---

1 劉介民著《比較文學方法論》，台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1990 年 5 月初版，頁 280。
2 杜南發著〈長江萬里撼江湖－與金庸一席談〉，收錄於三毛等著《諸子百家看金庸 (四)》，台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87 年 9 月初版，頁 11。
3 王常新著《文學評論發凡》，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6 年 1 月初版，頁 174。

貳、人倫情感：表呈大義之論述基礎

關於金庸武俠小說《碧血劍》的主題宗旨，全書的情節發展，環繞在師徒之情、男女之情等人倫情感上，因此，以下就這兩項觀點論述之。

（一）師徒之情

《碧血劍》主角人物袁承志為了報父仇與擊退外敵，當然需有高強的武藝，方可成就一番事業。小說對於袁承志師承習武轉變的歷程，自有一番闡述，由於崇禎皇帝聽信佞臣讒言，中了皇太極的「反間計」而誤殺袁崇煥，其遺腹子袁承志由袁崇煥舊屬之山宗朋友孫仲壽、朱安國、倪浩、羅大千及應松等人養育栽培，也幸好袁承志天資聰穎，經過眾人教導後，武功根基早有紮實的基礎，為了精益求精建功立業，於是四處遍訪武功高人。首先遇見的是崔秋山，爰因崔秋山武功高強，擊退太監曹化淳所派兩名手下白臉人與黃鬚客，一鳴驚人，經再三斟酌請託，希望崔秋山收為門下教其武功，而崔秋山也明白他們的意思，然身居闖將手下，不免分身乏術而左右為難，同時又難以推諉。小說對於崔秋山答應傳授武功，有如下的描寫：

> 應松把袁承志叫了過來，和崔秋山見面。崔秋山見他靈動活潑，面貌黝黑，全無半分富貴公子嬌生慣養的情狀，很是喜歡。問他所學的武藝，袁承志答了，問道：「崔叔叔，你剛才抓住那兩個壞，使的是甚麼功夫？」崔秋山道：「那叫做伏虎掌法。」袁承志道：「這樣快，我看都看不清楚。」崔秋山笑道：「你想不想學？」袁承志忙道：「崔叔叔，請你教我。」崔秋山向應松笑道：「我跟田將軍說，在這裏多躭幾天，就把這路掌法傳給他吧！」袁承志和應朱倪三人俱各大喜，連聲稱謝。[4]

之後孫仲壽和應松命人為袁承志準備紅燭、交椅以行拜師之禮，由於先前受到朱安國和倪浩、羅大千三位師父指點迷津，袁承志竭盡所能的努力學習，透過與崔秋山拆練掌法後，數日之內已功力大進，崔秋山又伺機以豹子為餌，測試袁承志的伏虎掌法練的如何：

> 他見手掌打上豹身並無用處，突然變招，改打為位，每一掌擊到，回手便

4　金庸《碧血劍 (一)》，台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0 年 5 月四版，頁 42。

扯下一把毛來。豹子受痛，吼叫連連，對他的小掌也有了忌憚，見他手掌伸過來時，不住吼叫退避，露齒抵抗。但承志手法甚快，豹子每每閃避不及，一時殿中豹毛四處飛揚，一頭好好的金錢豹子，給他東一塊西一塊的扯去了不少錦毛。眾人都笑了起來。豹毛雖給他扯去，但空手終究制牠不住，酣鬥中他突使一招「菩薩低眉」，矮身正面向豹子衝去。豹子受驚，退了兩步，隨即飛身前撲，一剎那間，承志已在豹子腹下。……崔秋山道：「取牠眼睛！」一言提醒，承志右臂穿出，兩根手指插向豹子右眼，豹子痛得狂叫，竄跳更猛。崔秋山踏上幾步，蓬蓬連環兩掌，將豹子打得頭昏腦脹，翻倒在地，隨即一把抱起承志，笑道：「不壞，不壞，真難為你了。」[5]

崔秋山見袁承志施展伏虎掌法爐火純青，不禁內心生喜，可見承志悟性極高，不枉他數日來的一番苦心。不料，朝廷官兵圍剿，身受重傷的崔秋山偕攜承志逃亡，直至遇見安大娘，因故搭救了其女小慧，承志亦討她的歡心，一個新階段的學藝過程於焉開始：

安大娘拉著袁承志，走到內室，並排坐在床沿上，說道：「承志，我一見你就很喜歡，就當你是我的親兒子一般。今日你不顧性命的相救小慧，我更加永遠忘不了你。今晚我要到一個很遠的地方去。你跟著啞伯伯去。」袁承志道：「安嬸嬸，我要跟你一起去。」安大娘微笑道：「我也捨不得你啊。我要啞伯伯帶你到一個人那裏。他曾教過你崔叔叔武功。你崔叔叔只跟他學了兩個月武藝，就這般了得。這位老前輩的武功天下無雙，我要你去跟他學。」袁承志聽得悠然神往。[6]

而這位安大娘口中的高人，即是江湖人稱「神劍仙猿」的穆人清，啞巴僕傭帶著袁承志長途跋涉，越過山巒峻谷，終於見到穆老前輩，穆人清亦測試承志的功夫，認為還算不錯，決定收他為徒：

啞巴擺了張香案，那老人取出一幅畫，畫上繪的是個中年書生，空手作著個持劍姿式。那老人點了香燭，對著畫像恭恭敬敬的磕了頭，對袁承志道：「這是咱們華山派的開山祖師風祖師爺，你過來磕頭。」袁承志向畫中人瞧了兩眼，心道：「你可比我師父年輕得多啦，怎麼反而是祖師爺？」當

5 金庸《碧血劍 (一)》，台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0 年 5 月四版，頁 48-49。
6 金庸《碧血劍 (一)》，台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0 年 5 月四版，頁 70。

下過去磕頭，不知該磕幾個頭，心想總是越多越好，直磕到那老人笑著叫他停止才罷。那老人笑吟吟的正要開口說話，袁承志又跪下磕頭，算是正式拜師。那老人微笑著受了，說道：「從今而後，你是我華山派的弟子了。……你可得好好學，別給我丟人現眼。」袁承志連連點頭。[7]

穆人清收袁承志為徒後，悉心教導，無論是『破玉拳』、『混元掌』、『十段錦』及其他本派劍術或縱橫趨退之術，承志皆用心修習，反覆勤練，穆人清「見他用功勤奮，進境迅速，每次均獎勉有加」[8]。由此可知，崔秋山與穆人清對袁承志的教導與愛護是發自於內心，日趨喜愛，而承志亦天資聰穎不負眾望，這些行為表現是出於承志習藝有成與男子間的情義使然，令讀者難忘。

（二）男女之情

關於《碧血劍》的男女情感，在〈後記〉中可以得一梗概。在《碧血劍》後記中，金庸寫道：

第三次改寫，除設法改動原來小說中若干過分不自然的處所（如五毒教、玉真子的部分）外，還加重了袁承志對阿九的矛盾心理，這是人生中一個永恆的常見主題：「愛情可能因其中一方變心而受到損害。」中國的傳統小說一般多寫愛情的堅貞，除唐人傳奇（如崔鶯鶯、霍小玉）、明人小說（如杜十娘、珍珠衫）外，少寫「愛情中的變心」。這次試寫了「倫理道德」與「無可奈何的變心」之間的矛盾這個人生題目，企圖在《碧血劍》全書強烈的政治氣氛中加入一些平常人的生命與感情。[9]

金庸這樣的說法，意旨顛覆過往對傳統小說人物的想像，不要只是一成不變的創見模式，情感也許會隨著物換星移而變質，才會與真實的人性得以貼近，而如此的矛盾，隨著平常人的生命與感情，在幾處中可見端倪：

轉念又想：「男兒殉國，女兒也同時殉難，分甚麼彼此？」心中忽然轉過一個念頭：「幸好阿久遠在藏邊，她有時會想到我麼？」其實他自該料到，阿九朝私暮想，便在等待他袁承志到來，豈僅「有時想到」而已。他徬徨

7 金庸《碧血劍 (一)》，台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0 年 5 月四版，頁 73。
8 金庸《碧血劍 (一)》，台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0 年 5 月四版，頁 77。
9 金庸《碧血劍 (二)》，台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0 年 5 月四版，頁 952。

無計，意興蕭索。想起張朝唐曾說起浡泥國民風淳樸，安靜太平，曾道：「中原大亂，公子心緒不佳，何不到浡泥國去散散心？」袁承志心想就算上山落草，此後數十年中，終究不能忘了阿九，年年月月的三心兩意，總有一天會管不住自己，突然間遠走藏邊去尋阿九，自己受傷時青青如此相待，如何可以負她；但若遠赴海外，從此不歸，既遠離了國難家仇，亦免得負人不義，終生良心不安，但事不兩全，不負青青，卻不免辜負阿久了。……袁承志遙望藏邊，心懸阿九，無可奈何下，……遠征異域，終於在海外開闢了一個新天地。[10]

袁承志面對青青與阿九，一同經歷許多轉折起伏，在適當的時機，各自扮演不同的角色而有所因應，兩者各有各的優點，袁承志亦拿不定主意而遭致徬徨無助，但這不是花心，也不是突顯袁承志承認對愛情的懦弱，只是把人性難以抉擇的處境加入，運用陷入矛盾而無所適從的糾葛作為對人性的描述，直至終究另謀出路，成為情感宣洩的出口，金庸看準了人的本性，除了對承志情感的猶豫不決而有所抱怨，也適時加入自己的觀點。

叁、人倫大義：寄託文化之核心精神

關於金庸《碧血劍》中表達的文化精神，常被視為儒家文化的呈現，雖意涵道家精神的點綴，整體而論，還是以儒家文化為主軸。盧俊達歸納「《碧血劍》的思想內涵」[11]，清楚將其區分為儒、道二者，其中尤以儒家的「仁」為重。《碧血劍》中的「仁」，具體呈現即是對群眾與家國之愛，在在展現出金庸武俠創作中對人世的熱情，其每每希望突破現實社會的桎梏，喚醒尚未被激發的「義」，將傳承自儒家中心文化的「仁」、「義」發揚展現。這樣的發揚展現，金庸常運用儒家精神中的「仁」與「禮」等倫理思想作為發端，強調劇中主角對社會應負起之責任。同時亦在深刻了解不可為而為之後，一旦仍舊無法力挽狂瀾下，將儒家精神轉化成道家思想，選擇暫時脫離世間的紛擾，明哲保身以待有為之日來臨，從而藉以完成內心的想望。本文則將以此為立基點，試圖由主張「踐履正道」的外王與「道德修為」的內聖等兩項觀點論述《碧血劍》的文化精神，茲將其簡述如下：

10 金庸《碧血劍 (二)》，台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0 年 5 月四版，頁 793-794。
11 盧俊達〈金庸《碧血劍》研究〉，彰化：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國文學系碩士論文，2014 年，頁 92。

（一）外王：踐履正道

金庸《碧血劍》這部小說，主要描述袁承志學武，支持協助闖軍李自成，立志殺昏君、除韃子為報父仇。袁承志初入江湖，走馬看花，所見所聞，甚覺新鮮，「一路行來，見百姓人人衣服襤褸，餓得面黃肌瘦。行出百餘里，見數十名百姓在山間挖掘樹根而食。他身邊有師父留下的銀兩，卻也無處可買食物，只得施展武功，捕捉鳥獸為食。又行數十里，見倒斃的饑民不絕於途，甚感悽惻。」[12]《碧血劍》的人物活動，是在明朝末年紛爭的歷史背景下，書中的江湖群雄是反明朝的腐敗、抵抗異族的入侵，既言官府的腐敗，又述民間的疾苦，在群雄的簇擁下，承志成為南北直隸、魯、豫、浙、閩、贛七省草莽羣豪的大統領，帶領各路英雄豪傑，大破滿州韃子於錦陽關：

> 千餘名清兵擠在山道之中，雖然勇悍，但難以結陣為戰。敵人衝到身前，弓箭也用不上了，為羣雄四面八方的圍上攻打，不到一個時辰，已盡數就殲。清軍統帥阿巴泰得報前鋒在錦陽關中伏覆沒，當即率兵退回青州。這一役雖沒殺了阿巴泰，但聚殲清軍一千餘人，實是十餘年來從所未有的大勝，羣雄在錦陽關前大叫大跳，歡呼若狂。袁承志瞧著金蛇劍上的點點血跡，心想：「此劍今日殺了不少韃子兵，才不枉了這劍身上的隱隱碧血！」[13]

金蛇劍在手中，透過袁承志指揮而牛刀小試，雖沒帶兵作戰的經驗，卻順著地利之便以及群雄的裡應外合，順利地驅逐外敵而大獲全勝。之後亦進一步俟機要刺殺皇太極與崇禎皇帝，以報父仇，文本中隨處幾見例子：

> ……只見兩名侍衛走上前來，換去御座前桌上的巨燭，燭光一明一暗之際，袁承志心想：「再不動手，更待何時？」左掌提起，猛力擊落，喀喇喇一聲響，殿頂已斷了兩根椽子，他隨著瓦片泥塵，躍下殿來，右足踏上龍案，金蛇劍疾向皇太極胸口刺去。……[14]

另闖王亦率軍攻城，眾人知承志要去刺殺崇禎，都隨同入宮。承志掛念阿九，欲單獨前往，不料卻大吃一驚，因崇禎竟對自己親生女兒下毒手，已將其左臂砍落，且崇禎雖在太監的攙扶下倉皇逃去，卻也難逃被殺的厄運：

---

12 金庸《碧血劍 (一)》，台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0 年 5 月四版，頁 116。
13 金庸《碧血劍 (一)》，台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0 年 5 月四版，頁 424。
14 金庸《碧血劍 (二)》，台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0 年 5 月四版，頁 495。

> 袁承志大怒，喝道：「你這狠心毒辣的昏君，竟甚麼人都殺，既害我父親，又殺你自己女兒。我今日取你性命！」……王承恩等數名太監扶起崇禎，下殿趨出。……袁承志轉念一想，城破在即，料來崇禎也逃不了性命，雖非親自手刃，父仇總是報了，也免得傷阿九之心，當下點頭道：「好！」阿九心中一寬，又暈了過去。[15]

袁承志刺殺皇太極與崇禎的使命，以天下蒼生為重的胸襟，既是順乎時代潮流及天下百姓的民意，金庸筆下的描述與表達正是呈現這樣的主題意識。此與盧俊達在《金庸《碧血劍》研究》中表明的「袁承志報父仇之復仇觀點，是以君臣之義凌駕於父子親情關係，為不輕易殺人之儒俠必須」[16] 相當類似，但卻又從崇禎傷害阿九的父女情節，推敲出不同的視角，更增添復仇的張力與強度。

（二）內聖：道德修為

在《碧血劍》的江湖武林中，塑造了中原各大門派，與邊陲少數民族的五毒教，書中的人物眾多，人物是小說的主要因子，人物對於小說的主題，當然也是最重要的構成要件。

探究《碧血劍》可以發現，本書藉由袁承志涉足江湖的經歷，深入描繪是非善惡難以分辨的情境，袁承志歷經許多艱難挑戰，終於成為反明抗清的武林領袖，然而，他一方面與棋仙派溫儀之女夏青青產生感情；另一方面，他畢生所遇到的師友、同儕，乃至於異性知己，又往往發生善惡顛倒的情形，袁承志的人生經歷，正是撮合名門正派與邪教的恩怨，作者曾藉穆人清之口提醒袁承志，表達對江湖中正邪的告誡：

> 穆人清平時早已把本門門規，以及江湖上諸般禁忌規矩、幫會邪正、門派淵源、武功家數告知了他，這時又擇要一提，最後道：「你為人謹慎正直，我是放心得過的。只是你年輕之人，血氣方剛，於『女色』一關要加意小心。多少大英雄大豪傑只因在這事上失了足，弄得身敗名裂。你可要牢牢記住師父這句話。」誠摯凜然受教。[17]

以下將《碧血劍》中的人物以出身及其行事作為分成二大類論述之。

---

15 金庸《碧血劍 (二)》，台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0 年 5 月四版，頁 661。
16 盧俊達〈金庸《碧血劍》研究〉，彰化：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國文學系碩士論文，2014 年，頁 35。
17 金庸《碧血劍 (一)》，台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0 年 5 月四版，頁 102。

1. 正中有邪

從書中人物的塑造來看，在名門正派中，金庸卻塑造了一些邪惡卑劣的人物，如，鐵劍門木桑道人的師弟玉真子，本是循規蹈矩之人，後因自甘墮落步入魔道，偷了掌門信物，遠走西藏，非但仗著一身好功夫不從善如流，甚至是沉淪女色，投靠韃子皇太極麾下，當起布庫教頭，欺壓漢人百姓，與明朝內奸裡應外合，準備侵略中原。木桑道人礙於師父遺命，不忍大義滅親。然玉真子卻作惡多端，令人髮指，天理難容，終究淪落至為袁承志一拳擊斃，一命嗚呼！

另同師門二師兄歸辛樹之弟子孫仲君，性格粗暴，不謹慎思辨，任意輕信仙都派閔子葉被金龍幫幫主焦公禮所殺，因身在暗處，怒氣填膺之下，突然射出一枚三角鋼釘準中金龍幫弟子羅立如臂膀，造成其重殘斷臂，孫仲君的心狠手辣，導致被師祖穆人清斷其手指，並喝斥終其一生不准使劍。

以上列舉的人物都是屬於名門正派之徒，但他們的所作所為，卻是邪惡的行為，可說是「正中有邪」。

2. 邪中有正

邪中有正則是指書中被視為非名門正派，卻受金庸塑造出的一些具有正義性格的人物，如，棋仙派的溫正，一日見夏青青與袁承志在溫府後山花園獨處談心，不免心生醋勁，自己對青青一番情意，卻因青青不明究理，而遭致排擠。

其次，山東渤海派的洪勝海，因投效滿清九王多爾袞做漢奸，攏絡司禮太監曹化淳作內應，以備奪取大明江山，卻也被人識破，致遭歸二娘與孫仲君師徒所傷，命在旦夕，後為袁承志所救，在吐露實情且將功抵罪後，加入了袁陣營。

再者，袁承志等一行人為了對抗明朝官軍兵部尚書孫傳庭，然官軍卻有數十具葡萄牙紅夷大砲支應，這時，『聖手神偷』胡桂南發揮巧思，作出弄濕火藥與掘坑陷砲等作為，讓袁承志等一行人終於擊潰官軍，大獲全勝。胡桂南居功甚偉，眾人紛紛對他讚揚不已，再也不敢輕視他的小偷出身。

又夏青青出身於溫府，個性任性使然，有時卻不失可愛模樣，由於身世坎坷，寄人籬下，致使其遊走黑白兩道之間，因盜劫闖王軍餉，偶然結識袁承志，隨袁等行走江湖，但不改驕縱蠻橫之性情，讓人一覽無遺，耐人尋味。

另外，五毒教教主何鐵手，原是邪門魔教之統領，後為惠王吸納共謀叛國，緣金蛇郎君與該教頗有淵源，與袁承志過招時，得知武功招式集金蛇郎君與華山諸家之所長，不由得心生愛慕欲拜為師，且教內因生內鬨，在仗靠袁承志協助後，

袁承志為其更名『惕守』，因其正邪性格描繪不甚明顯，頗令人玩味。

最後，書中主角金蛇郎君始終未出現，但他行事作風詭異，名聲褒貶不一，讓何紅藥為他而慘遭毒蛇毀容，卻對溫儀母女有情有義，不忘從藏寶圖中分一半贍養費給她們。

以上列舉的人物都是屬於非正派之徒，但他們的所作所為，卻有仁義的作風，可說是「邪中有正」。

誠如金庸所言：「我想寫的跟其他武俠小說有點不同的就是：所謂正邪分明，有時不一定那麼容易分。」[18] 又如陳墨所指：「『邪未必邪，正未必正』這一道理，成為了金庸寫作的妙訣，成了他探討人性及人物性格深層次的路標。」[19] 正邪難以劃清界線，有時也會互撈過界，確有正中有邪、邪中有正的可能，此正邪之辨亦是書中的主題之一。

綜合上述可發現，此與盧俊達指出「金庸在解讀『義』時所下的定義是『正義』，並非僅以以往的武俠小說中提及的江湖道義為主，如此的解讀與澄清，相當具有教化深意」[20]。簡單而言，本文的「正中有邪」與「義」雖頗有異曲同工之妙，均認為是非黑白常仰賴眼見為憑，若無透過全面的觀察與思量，自無法只以將人世中的善惡作出絕對的分野。但平心而論卻是將「義」詳細分出「正中有邪」與「邪中有正」的差異。

武俠小說由於是通俗小說的一個種類，它本身必然帶有較易接受與理解的特點，必須要藉由兩個立場對立的人物群體，來鋪陳故事的脈絡，金庸的小說亦屬於武俠小說，其中正邪鬥爭的場景，反而大膽刻劃出真實的人性。在他的小說中，名門正派不乏作惡多端之徒，而反派角色亦能出現行俠仗義、恪遵江湖規矩的英雄好漢，當然也有不論門派出身，且行事作風在正邪之間游移，變得正中有邪或是邪中有正者，此尚具有豐富的想像空間，成為本書的中心思想之一。

另一方面，有關悲劇的定義，朱光潛在《詩論新編》裡提到悲劇的特點：「史詩和悲劇都同時從許多角色著眼，須寫出整個的人生，整個的社會，甚至於全民族的哲學思想和宗教信仰。……史詩和悲劇的作者都須有較廣大的觀照，纔能在繁複多變的人生世相中看出條理線索來。」[21]《碧血劍》最後迎闖王入京，突顯未能革除明朝貪污腐敗的陋習，反而變本加厲地殘害百姓，導致民不聊生，最終

18 陸離記錄〈金庸訪問記〉，收錄於翁靈文等著《諸子百家看金庸 (三)》，台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87 年 3 月初版，頁 40。

19 陳墨著《賞析金庸》，台北：雲龍出版社，1997 年 7 月初版，頁 170。

20 盧俊達〈金庸《碧血劍》研究〉，彰化：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國文學系碩士論文，2014 年，頁 94。

21 節錄自朱光潛〈長篇詩在中國何以不發達〉，《詩論新編》，台北：洪範出版社，1982 年 1 月初版，頁 148。摘自丁師威仁〈論鍾逸人小說的史詩性〉，台北《第十八屆台灣文學家牛津獎暨鍾逸人文學學術研討會論文集》，2014 年 10 月 25 日，頁 116。

無法挽回的頹勢，造成百姓的痛苦指數有過之而無不及，如第十九回，小說寫道：

> 四人剛轉過一條街，見數十名闖軍正在一所大宅中擄掠，拖了兩名年輕婦女出來。兩名女子只是哭叫，掙扎著不肯走。李岩大怒，喝令部屬上前拿問。眾闖軍見是制將軍到來，發一聲喊，拋下婦女財物便逃走了。一路行去，只聽得到處都是軍士呼喝嘻笑、百姓哭喊哀呼之聲。大街小巷，闖軍士卒奔馳來去，有的背負財物，有的抱了婦女公然而行。李岩見禁不勝禁，拿不勝拿，只有浩歎。袁承志本來一心想望李自成得了天下之後，從此喜見昇平，百姓安居樂業，但眼見今日李自成和劉宗敏、牛金星等人的言行，又見到滿城士卒大肆擄掠的慘況，比之崇禎在位，只有更加凌厲殘酷。滿腔熱望，登時化為烏有。再走得幾步，只見地下躺著幾具屍首，兩具女屍全身赤裸。眾屍身上傷口中兀自流血未止。袁承志這時再也忍耐不住，握住李岩的手，說道：「大哥，你說闖王為民伸冤，為……為百姓出氣，就是這麼樣？」說著突然坐倒在地，放聲大哭。[22]

闖王入京後不知安撫人心，反而對黎民百姓燒殺擄掠，無所不用其極。此間的軍紀煥散與法令不彰，可想而知，自然亦無君臣倫理可言：

> 制將軍高必正朗聲道：「啟奏皇上：昨夜晚營裏有兄弟大聲叫嚷：『皇帝就讓你做，大家都是拼了命來的，普天下的金錢財物、花花姑娘，難道你就要一人獨吞，總該讓兄弟也分一些吧！』一個人叫，幾百人和，彈壓不下來，軍心不穩得很。」藺養成怒道：「甚麼軍心不穩？都是你這種人在縱容部下。他們搶了財物姑娘，還不是將最好的分給你？」……袁承志聽了眾人爭執，藺養成說得比較有理，顧全大局，眼見眾將羣毆，藺養成與老回回勢孤，給二十多人圍住了，已給打得頭破血流，李自成卻不著力制止，左金王、革裏眼、爭世王劉希堯三人走過去想勸，卻給老兄弟們攔住了不得近前。[23]

透過「軍士呼喝嘻笑」、「百姓哭喊哀呼之聲」、「背負財物」、「抱了婦女公然而行」、「兩具女屍全身赤裸」及「眾屍身上傷口中兀自流血未止」等事件描寫，情節強調闖王未替天行道以減輕人民痛苦，還任由部屬瞎起鬨，

22 金庸《碧血劍 (二)》，台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0 年 5 月四版，頁 677-678。
23 金庸《碧血劍 (二)》，台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0 年 5 月四版，頁 682-683。

私下利益分贓，全然不顧百姓死活，比崇禎還更糟糕、擺爛，令袁承志傷心不已，在秉著『不跟闖王，不害良民』之原則，大嘆不如歸去。

最後袁承志眼見朝代輪替，亦復如此，心灰意冷之餘，無意間一個熟悉蒼老嘶啞的聲音唱道：

> 無官方是一身輕，伴君伴虎自古云。歸家便是三生幸，鳥盡弓藏走狗烹……子胥功高吳王忌，文種滅吳身首分。可惜了淮陰命，空留下武穆名。大功誰及徐將軍？神機妙算劉伯溫，算不到：大明天子坐龍廷，文武功臣命歸陰。因此上，急回頭死裏逃生；因此上，急回頭死裏逃生……君王下旨拿功臣，劍擁兵圍，繩纏索綁，肉顫心驚。恨不能，得便處投河跳井；悔不及，起初時詐死埋名。今日的一縷英魂，昨日的萬里長城。……[24]

這「今日的一縷英魂，昨日的萬里長城」不僅李岩心有所感，亦屬歷史悲劇，自古如此，明朝亦是如此。從人民與社會的角度而言，無論治世、亂世；官軍、義軍；滿族漢族，自毀長城的歷史悲劇，都有其必然性。只不過在亂世之中，自毀長城的悲劇更為明顯慘烈。且蒼生百姓也絕對並非是「無官方是一身輕」，而是如小說中的張朝唐及其他無辜百姓那樣遭受無妄之災，因他們才更是國家社稷的真正長城，而又每每被上位官家、異族或民變所自毀，真是令人痛心疾首，終究讓袁承志自知無力回天決意歸去。

誠如 Willian.Kenney 所言：「主題便是作者在寫作過程中，與讀者在閱讀過程中所發現的總意義。」[25]《碧血劍》透過主要人物袁承志的經歷與性格來鋪陳故事，使得作品的主題可不限於單一，作品隱指「人倫情感：表呈大義之論述基礎」與「人倫大義：寄託文化之核心精神」兩大精要之處。

肆、結　論

《碧血劍》透過揭露人倫情感中的表呈大義之論述基礎與人倫大義中的寄託文化之核心精神等精要之處，褒揚善良的美德，頌揚俠義的情操，藉此體現中國傳統文化的思想，對於端正人心頗有潛移默化之功。此外，金庸發揚忠孝兼備的胸懷，《碧血劍》對武俠小說的啟發，最核心之處在於對國仇家恨的自覺性和深

24　金庸《碧血劍 (二)》，台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0 年 5 月四版，頁 694。
25　Willian.Kenney 著，陳迺臣譯《小說的分析》，台北：成文出版社，1997 年 6 月初版，頁 27。

入的開拓，以往的武俠小說大多血腥暴力，鼓吹盲目報仇，但本書並無冤冤相報濫殺無辜，反映著不冷血武鬥，只針對特定對象崇禎與皇太極：一個是殺父仇人，另一個是侵犯邊境的異族，有明確取得違反事由。同時本書高度發揚人物性格，充滿人性在現實善惡之間游移的不確定性；以儒家盡忠盡孝的思想，化解了武俠小說的嗜殺精神；正視人性的缺陷與醜陋，批判了江湖世界弱肉強食的法則。最終袁承志走向歸隱，另覓極樂之地化解世俗愁煩，之後接連幾部小說主角人物也退出江湖不問世事。金庸曾對歷史上急流勇退的范蠡、張良等，早已心懷仰慕並常存仿效之心外，進而皈依佛教。佛教講求的是「能捨」，此並非是逃避，而是生命的超越，從有限到無限，表面看似功敗垂成一無所獲，卻有著有所為與有所不為的明智抉擇，要知明哲保身是一種崇高的智慧與修養，個人雖有滿腹經世才華，如事與願違不得志於時，必須權衡得失放下執著，沉潛養氣以待時機，方可海闊天空，假使不願放下執著，卻深陷其中而無法自拔，勢必釀起禍端，得不償失。此與袁承志面對朝廷的敗壞與江湖險惡，極度失望之虞，為保全人倫之情與持守儒家思想，毅然興起這樣的念頭有關。

參考文獻

壹、書籍部份

一、金庸作品

金庸《碧血劍》（一），臺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0 年 5 月四版。
金庸《碧血劍》（二），臺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0 年 5 月四版。

二、金學研究類

(一) 金庸研究

陳墨《金庸小說之謎》，南昌：百花洲文藝出版社，1992 年 8 月初版。
冷夏《金庸傳》，臺北：遠景出版事業公司，1995 年 1 月十版。
楊莉歌《金庸傳說》，臺北：遠景出版事業公司，1997 年 9 月初版。
費勇、鐘曉毅《金庸傳奇》，臺北：雅書堂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1 年 9 月初版。
彭華、趙敬立《漫談金庸：刀光、劍影、俠客夢》，臺北：大都會文化，2002 年 11 月初版。
孫宜學《金庸傳：千古文壇俠聖夢》，臺北：風雲時代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4 年 5 月初版。
孔慶東、蔣泥主編《醉眼看金庸》，孔慶東、陳珺、呂少剛撰〈金庸的小說人生〉，北京：線裝書局，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5 年 6 月。
合山《金庸前傳—新「戰國時代」》，台北：旗林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9 年 7 月初版。

(二) 金庸小說研究

翁靈文等《諸子百家看金庸（三）》，臺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87 年 3 月初版。
三毛等《諸子百家看金庸（四）》，臺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87 年 9 月初版。
陳墨《賞析金庸》，臺北：雲龍出版社，1997 年 7 月初版。

三、武俠研究類

崔奉源《中國古典短篇俠義小說研究》，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6 年 6 月初版。
戴俊《千古世人俠客夢—武俠小說縱橫談》，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4 年 12 月初版。
中國古典文學研究會主編《古典文學第十三集》，台北：學生書局，1995 年 9 月初版。
曹正文著《古龍小說藝術談》，台北：知書房出版社，1996 年 10 月初版。
羅立群著《開創新派的宗師—梁羽生藝術談》之代序，上海：學林出版社，1996 年 1 月版。
曹正文《中國俠文化史》，台北：雲龍出版社，1997 年 7 月初版。
陳平原《千古文人俠客夢—武俠小說類型研究》，臺北：麥田出版社，1997 年 12 月初版。
葉洪生、林保淳《臺灣武俠小說發展史》，臺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5 年 6 月初版。
古龍《名劍風流》，台北：風雲時代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9 年 5 月初版。

四、文學理論類

W.Kenny 著，陳迺臣譯《小說的分析》，臺北：成文出版社，1997 年 6 月初版。

劉介民《比較文學方法論》，臺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1990 年 5 月初版。

王常新《文學評論發凡》，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96 年 1 月初版。

貳、論文部份

一、學位論文

(一) 博士論文

羅賢淑《金庸小說武俠研究》，臺北：中國文化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1999 年。

(二) 碩士論文

葉燕容《金庸小說倚天屠龍記研究》，台北：台北市立教育大學中國語文學系碩士論文，2006 年。

盧俊達〈金庸《碧血劍》研究〉，彰化：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國文學系碩士論文，2014 年。

盧乃鳳〈金庸《鹿鼎記》新舊版本研究〉，臺北：台北市立教育大學中國語文學系語文教學碩士論文，2009 年。

李維軒《金庸武俠小說中的愛情論述》，新竹：國立新竹教育大學人資處語文教學碩士論文，2011 年。

二、期刊論文

丁威仁〈論鍾逸人小說的史詩性〉，台北《第十八屆台灣文學家牛津獎暨鍾逸人文學學術研討會論文集》，2014 年 10 月。

叁、報紙

《中國時報》，2005 年 9 月 24 日，E6 版。

肆、相關網址

《明報—維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書》：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98%8E%E5%A0%B1。

《金庸茶館》：http：//jinyong.ylib.com.tw/lib/jynews37.htm#01。